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金石緣
第十四回 復西安欣逢親父 到揚州喜得麟兒

詩曰： 滿擬相逢在九泉，
誰知骨肉慶重圓。
更兼滅寇功成日，
侯爵榮封衣錦旋。又曰：
方若徵西命，誰知是福基。
成功在旦夕，又喜產麟兒。

話說金元帥疑心有光歸順賊人，來做說客，細細盤問。有光進關來，方將金彥庵夫婦被獲、上山遇純綱、母子先前被劫忍辱相從、留作西賓共圖報仇，並前日強盜驚回、騙醉殺死，並假令慰勞軍師賞勞兵將、藥酒迷翻一齊殺死，小將特來報知。

元帥聽說大喜道：「殺賊成功，已為大喜。若說我父母，果在一同殺賊，更喜出望外。天地間哪有這般大快之事？只怕還是假話。」有光向外一望，道：「元帥不信，外邊鐵公子現拿了強盜、妖道首級前來了，請元帥一驗便知。」

原來純綱安頓了眾將，拿了兩顆首級，前來報功。見元帥在關上，便上前道：「元帥在上，小將鐵純綱，仗元帥天威，石將軍大力，強盜已誅，妖道已斬，特將首級呈上。請元帥即往西安，撫將安民。還有尊翁先生，尊堂師母並令妹，都在城中，專等元帥去相會。」元帥見果是強盜、妖道首級，心中大喜。立刻下關相會，深謝救親之德，便道：「小弟向年江中遇盜，拋親逃難，滿疑一家死於盜手。方才有光來說，方知二親舍妹性命全虧世兄伯母保全。此恩此德，沒世難忘。更兼殺賊成功，忠孝可嘉，容當復命保奏，稍表寸心。」純綱道：「此皆元帥正氣所感，妖術不能相犯，賊徒當敗，眾將合力除凶，小將何功之有？恐先生懸望，請元帥速行為妙。」元帥就命副將把守潼關，自與有光、純綱，一同起身向西安而去。

且說彥庵自純綱等去後，還慮妖道利害，不知可能中計，心如熱石螞蟻一般，坐立不定。又不能著人打聽，直至數日後，純綱先著人來報知，方才大喜。還等不及他到來，親向城樓遠望。只見遠遠旌旗蔽日，金鼓聲喧，一隊一隊，兵馬成群。便見兩匹馬上，坐著鐵、石二將，後邊紅纓白馬上坐一位元帥，年方二十餘歲，威風凜凜，貌似蓮花，果是兒子模樣。心中大喜，急急下城相會。純綱望見，先自下馬，有光也隨即下馬，報知元帥。元帥聽說，嚇得下馬不及。遠遠望去，果是父親，便急走上前拜倒在地，道：「孩兒不肖，久離膝下。適見有光與世兄道及，方知父親、母親、妹子，俱各無恙，不勝欣喜，恨不能飛到膝前。今見尊顏，此心稍安。不知母親、妹子在何處？孩兒急思一見。」彥庵道：「都在城中，即刻就見。我且問你：那日船上，我見你同俞德跳下江中，料來必無生理，不知如何得救？俞德怎麼樣了？」

金玉便將江灘遇仙賜衣、賜藥相救，並抱病在廟，虧俞德求乞，同回相投學師，做親醫癩得中，直說到奸相陷害，以致出徵，今日相逢方住。彥庵道：「如此說，你吃了大苦了。今日殺賊成功，父子重逢，固是純綱、有光之力，亦上天默佑之功，可稱意外之喜，汝可快去安了民，再見母親、妹子，然後班師復命。還有奸相私書一封，亦鬚面奏聖上要緊。」金玉道：

「原來這奸賊私通賊寇，罪不容誅矣。孩兒當即刻飛章奏聞便了。」有光急急止住，道：「元帥不可性急，這奸賊心腹，布於滿朝，皇上又十分信用，若奏章進去，走漏消息，恐難達於聖前。奸賊聞知，必更施奸謀暗算，不但無益，反要受他所害。莫若只當不知，就到朝房遇見，還該謝他舉薦之恩，直至聖上面前，出其不意，將私書奏上。他雖好謀百出，一時亦難抵賴矣。」

金玉道：「此言甚是有理。」吩咐軍中不許走漏，大家上馬進城。見兒童父老，男男女女，盡執香花果酒，迎接道途。

元帥一一慰勞畢，早到總督衙門，進去拜見母親、妹子，並請解氏拜謝。」解氏道：「恭喜元帥功成且多，一門完聚。老身理合拜賀。」金玉道：「此皆賢母子之功，不日還朝，定當表奏。請伯母上坐，容小姪拜謝。」解氏道：「這怎敢當！可憐老身，夫死子孤，大仇未報，不得已忍辱事仇，今朝就死，已為失節之婦，實為可愧。幸賴元帥軍威，一旦剿滅，死可瞑目矣。只求再借賊人之首，望江祭奠丈夫一番，先夫亦必稱快。」

金玉道：「夫人雖則失身，全為鐵氏保孤，不失為義殺賊。雖為報仇，實為朝廷除寇，不失為忠義兩全。尚當旌表，有何可愧？既欲賊首祭奠，吩咐速備祭禮，小姪亦當同往一奠。」解氏道：「這個一發不敢當。小兒蒙先生教誨，已得成人。若再蒙元帥提攜，先夫在九泉，已經感謝不盡矣。」

次日、母子二人，帶了首級，到江邊祭奠。解氏大哭一場，到焚帛時，忽望江一跳，嚇得純綱急扯不及，雖即救起，已不能活了。純綱抱住痛哭，盡禮殯葬不題。

且說元帥分派各營兵將，把守西安。自同父母、妹子並鐵、石二將等，班師進京，五鼓入朝復命。到朝房，見盧太師已先在彼。原來，盧太師自從差去細作之後，滿擬金玉萬無生還之理。不料後來報到，不但不曾死於賊手，反將賊人殺盡，恢復西安，指日班師。不覺吃了一驚，道：「這小畜生有基本事？聞得強盜十分兇猛，軍師法術利害，西安多少大將盡被殺害，如何他反得勝？別事猶可，我的私書寄去，倘被知道，如何了得？」欲再設法害他急切，又無從下手。終日愁悶，兀兀不安。

那日忽報元帥已班師到京，明早面聖。他是心虛的人，一夜睡不著，未到五鼓，先到朝房等候。一見金玉進來，便滿面笑容，道：「殿元回來了，恭喜！賀喜！如此大寇，盡皆剿滅，一戰功成，實為難得。」

金玉道：「此皆賴聖天子宏福，老太師提拔，晚生僥倖成功。一到京，即欲登門拜見。只因朝命在身，不敢先盡私情，今適相逢，請太師台坐，容晚生叩謝。」太師道：「此皆殿元大才，老夫不過為國薦賢，何謝之有？」金玉必要拜謝，太師亦連忙答禮。太師見金玉這般謙恭，絕非向日驕傲之態，只道真個感謝他，心中暗喜。候聖駕登殿，放心同進朝見。只見狀元復命畢，皇大喜，金墩賜坐、賜茶，十分慰勞旌獎。太師暗想：「是他舉薦的人，亦覺光彩，還望聖上加恩於己。」那知金玉忽又跪奏《清除奸相事》，皇上一看，不覺大怒，道：

「誰知這奸賊私通賊寇，賣國害賢，罪不容誅矣！他的親筆私書何在？」金玉急將盧太師私書呈上。皇上一看，立刻著殿前校尉了將盧太師拿下，道：「老賊！你官居極品，位壓百僚，朕待你也不薄，怎麼私通賊寇，幾乎把朕的江山，輕輕送去，該得何罪！」盧太師見金玉一團好意，聲報致謝，那料還有此舉。及至面奏，方知私書已露，嚇得心膽俱碎，怎敢還辯。皇上就賜紅羅三尺，立刻著他自裁，家產籍沒入官。金玉封鎮西侯，西安起造侯府，妻林氏封一品夫人，三代俱封贈伯爵。金玉又奏知有功將士，並帶俞德一功，又請旨給假祭祖。皇上一一准奏，封石有光、鐵純綱，為鎮西侯手下左右大將軍。西安舊將，各復舊職，加三級，遇缺即升。俞德封守備之職，聽鎮西侯撥用。金玉准給假三月，到任旨意一下，金玉領了鎮西侯兵符印信，立刻同父母等，起身回家不題。

且說無瑕，送丈夫起身後，即同爹娘叫船，一路回家。一日，船到揚州，夫人忽然腹痛難忍。嚇得周氏驚慌，急叫丈夫來看。道全將女兒脈一看，便道：「我兒恭喜！要分娩了。必然是個男喜。」速叫住船，快喚穩婆。未幾，穩婆叫到，又過了一會，方才產下，果是一個公子。大家歡喜，只夫人身子虛弱，產後不就有乳。周氏道：「你官人出門時，曾對你說：生了兒子，須催乳母。今到家尚有數日，何不就在此地僱了帶回。」

道全道：「此言甚是有理。」因對穩婆道：「媽媽，你此地急切要僱乳母，可有麼？」穩婆道：「這個論不得，出來做乳母的，鄉間人多，有起來要幾十個也有。沒有起來，急切那裡去尋？至少也得三天五天，到各媒婆家訪問，或者有也不可無。」

道全道：「我們就要開船的，那裡等得。」穩婆又一想，道：

「有倒有一個極好的在此，只怕夫人不要。」夫人道：「我正在僱，所以問你。既有極好的，怎麼倒不要？」穩婆道：「好是果然，極好的奶也有，一說也就成，只有幾種不合式，所以說恐夫人不要。」夫人道：「據你說，奶又有的，人又好的，有甚不合式？」穩婆道：「這個女人，不是本處人，是個官宦人家媳婦，他娘家也是蘇州人。只因公公犯了事，婆婆丈夫都死了。虧欠了官銀，官府發來官賣的。我問壁沈媒婆，是個官媒，發在他家，半個月了，急切要出脫。豈不一說就成的？我常到沈家，見他乳漿甚多，只相貌生得十分標緻，年紀只好二十多歲，恐老爺回來看見，毛手毛腳起來，夫人可要吃醋，這一樣不合式處。二則僱一個乳娘，至多十四五兩銀子，還不要全付他。這是官賣抵贖的，丈夫又沒有，或要討他終身服役，或討他配人生男育女，子子孫孫都是你家奴婢，價錢雖貴，也是值的，夫人要僱乳娘，怎肯出重價？故又不合式。」夫人道：

「要多少價錢？」穩婆道：「聞他要賣六十金紋銀，還要部砵在外。一個小丫頭，要二十金，一齊要賣。」夫人道：「若果然好，價錢也不算多。況我原要長久的，省得年滿回去了，孩子哭哭啼啼。若說標緻更好，孩子吃了他乳，每每要像他。至於慮我家老爺見了不正經，我家老爺決不是這樣人。我也不是個妒婦，有甚吃醋。就煩媽媽去一說，若可以成，就成了他罷。」

穩婆道：「老身是最直的，有話就直說出來了。不比這些媒婆的口，夫人莫怪。既夫人要討，人是包管好的。上去路遠，往來煩難，何不太爺帶了銀子，同老身去一看。若果好，就同沈媒婆當官交了銀子，領了官憑，就乘小轎抬了船，豈不便宜。」夫人道：「既如此說，就請爹爹去一看。若好，就成了罷。」道全道：「我上去是極易的，只恐眼力不濟，看差了，誤了你的事。」夫人道：「爹爹說那裡話！父女總是一體的。爹爹看了好，自然是好。有甚誤事？」道全道：「如此，就去便了。」

夫人賞了穩婆五錢銀子，吃罷午飯，要叫轎來抬了道全去。

道全道：「不消，我是走得動的。」夫人就取出紋銀八十兩一包，外又將碎銀十兩，付道全帶去，恐在外有些費用。道全接銀袋了，就同穩婆上岸，轉彎抹角，足足走了四五里，方到穩婆家。穩婆請道全坐了，就去取一杯茶奉上，說：「太爺請茶。老身先過去說一聲來，請太爺去看。」道全道：「我要緊下船，你快去說了就來。」穩婆道：「我曉得，不消太爺吩咐。」說完，正要出門，只見穩婆的老公進來，道：「你到哪裡去？這位太爺是誰？」穩婆道：「這是徵西大元帥夫人的太爺，夫人在船上生了一位公子，要僱一個乳母，又即刻就要開船。我說：

急切那能湊巧？想起沈家前日，發來官賣的婦人，乳漿倒甚好。

方才說起，夫人就請太爺同我來一看，看中就要討他。」老兒道：「你又多嘴了。這個婦人並這個小丫頭，要八十兩足紋銀，連使費要到九十金，夫人不過要僱乳母，怎肯出此重價？你話也不說明，就來多事了。」

穩婆望著老公臉上一啐，道：「你這老老，真是坐井觀天，只曉得說這小家子話，可不先被太爺笑壞了。他是一位大元帥的夫人，整千整萬也只平常，希罕這幾十兩銀子？方才的話，我已都細細對夫人說了。他說：只要人好有奶，價錢也不為多。

故請太爺同來的，銀子也帶在此了。誰要你這癡老老，虛吃力，假驚慌，埋怨死了人。」

老兒聞言，陪笑道：「何不早對我說，這般來得湊巧，剛剛差人在他家大鬧說，已經發來半月，如何沒有銀子去交，定要帶那婦人與媒婆去比。嚇得那婦人，尋死覓活，我方才也勸了一會來。差人還在吵鬧，巴不得即刻有人買去。如今去說，再無不成的。」穩婆聽了大喜，叫老公陪了道全，自己過去。

不一盞茶時，只見穩婆笑嘻嘻的進來，道：「已說了。不但差人、媒婆歡喜，那婦人聽說了，與小丫頭兩個都大喜道：『有出頭日了！』又再三扯住我，央求說：『不論甚麼人家，情願為奴為婢，小心服役，只求早成。』請太爺就去一看。若好，便即刻交銀，抬人下船便了。」道全就與穩婆同去一看。見那婦人，果然生得標緻，隨欲交銀停妥。正是十年主僕輪流轉，命相生成難強求。